

亲爱的脚

柳再义

自从上次我写手,把手夸赞一通后,脚就有意见了,从早到晚板着脸面孔,一百二十个不高兴。

手露在外面,被人看到。灵活,勤快,被夸赞也是很好理解的。手臂再长,也只能够着近处的东西。去到远方,还得依靠腿脚。腿脚不灵便了,懒得动,就干脆老矣。

脚是我们和大地相连接的部分。无论你多高多重,和地面的接触面积,不会超过一双脚。这就是人的立足之地。顶天立地,站不站得稳,那也要看脚。

其实,我们对脚,也不是说不重视。足下生辉,你看有些女人,买了几柜子漂亮的鞋。花在脚上的钱还算少吗?

情同手足,就是说要互相理解照顾。手足相残,就是翻脸不认,给闹翻了。要是没有了手,脚自动就会出来挑大梁。我在网上看见四川有个

初冬时节,暖阳温晴,落叶在地上铺满了,像极了一张地毯。王莉走在路上,脚底下传来“咔嚓咔嚓”的酥脆的声音,远处是车声的喧嚣,自己心里却静得出奇。当她弯腰低头,伸出自己的手去捡拾落叶时,无名指上的戒指闪了一下。她便怔住了,记忆的碎片就好像落叶般,哗哗地掉了下来……

已经五年了。那同样是一个冬日的清晨,东方刚露出鱼肚白,大壮就驱车来王莉家楼下等着,直到时针指向六点四十,他才缓缓地摇下车窗,深情款款地看着王莉下楼。大壮赶紧下车,冲楼上二老打招呼,并牵起王莉的手走近车子,娴熟地拉开车门帮王莉系好安全带,发动车驶入市区。那天是确定终身的日子。王莉已经提前跟摄影师约好了八点钟先去公园拍一组婚纱照,然后十点去公园对面的婚姻登记处领证。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记得刚认识大壮时,王莉还是一名大三学生。大壮毕业后去了消防

女的没了手臂,用脚刷牙写毛笔字。沈阳有个叫丹的女生,用脚切菜做饭打麻将。

脚也有审美。古人讲三寸金莲,于是乎裹足千年。脚小了明明站不稳啊,可是又有几个小脚是干粗活的。裹足不前,那就慢慢碎花步。就像古装戏里头的小姐和丫鬟,哪个不是在锣鼓点中看不见步伐,仿佛平移一般。只有下人佣人才大手大脚。

缠足无疑是痛苦的。为什么男人不裹脚专门让女人裹脚?肯定是哪个皇帝喜欢小脚吧。他们是把女人当作贡品欣赏的。男人要外出狩猎,上山砍柴,要是缠足跑不快,不得给老虎吃了。

小学课本里有一篇《孙中山破陋习》。他姐姐从小爱说爱笑,很活泼。后来被缠足搞得不开心。他问,为什么要裹脚呢?母亲说,这是祖宗传下来的呀,女孩子不缠小脚会被人

家笑话的。孙中山可不管这些,他领导辛亥革命,当了临时大总统,立马就把缠足的陋习给它废了。

脚在人身上是最底下的部分。默默无闻,奉献,承担全部的重量。人一生一世都在行走,主要就是依靠脚。脚不对,还有腿。

脚干的活,不如手那么精细。基本上是重复的,站,走,停,踢,踩,跳……自从有了马有了车,脚这才歇一歇。

一个人要是累了,首先是脚累了。早些年,我穿皮鞋。只顾好看,没考虑脚的感受。后来穿牌子的旅游鞋跑鞋,舒适度很不一样啊,怎么发现这么迟,就好像以前是白活了。

多数人的脚,都是憨憨的,笨笨的,傻傻的,站在那里,一声不吭,等主人发号令。主人忙好了,说一声走吧。好的,回家,这就迈开腿一路辛苦了。

但是芭蕾舞者的脚就特别值钱。手舞足蹈,那变化,眼花缭乱,那速

度,目不暇。很多人站都站不稳,她们踏起脚尖,仿佛蜻蜓点水,那份轻盈,真是美到天上去了。

比芭蕾舞贵的,是足球先生。圆溜溜的足球在他们的脚下,非常听话,养家了,乖得很。明明有人要抢,要铲,要断,要横刀夺爱,球还是在足球先生脚下,左奔右突,非要把对方的大门捅破才安心。

有一次母亲说,20个人,抢一个球,每人发一个呀。又不是没长手,搞得那么难。我说用手就犯规了。只有守门员可以用手,这是规定。她说死脑筋,规定也是人定的。

扯不清。足球是脚最辉煌的运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当然也包括许多美女。她们要是起哄起来,能把场面气氛搞得十分活跃。

关于脚的话题,我这拉拉扯扯,也算写了不少。和写手那一篇比,只长不短,这下应该满足了吧?

电话,作为消防员的家属她知道此刻不能有几女情长,一把推开大壮:“你赶紧去,快速回来,我等着给你交换戒指呢。”说完,扬了扬自己手上大壮刚给她戴上的闪亮戒指。“对不起,”大壮说完冲出人群快步前进。

三天后,王莉一个人走向了结婚殿堂,她右手无名指上戴着三天前大壮临行前给她戴的戒指,象征一生一世的钻戒,左手举着她定制的还未送出的同款男戒。一个人走完红毯举行仪式后离开,她知道这是作为一个消防员妻子应该要践行的准则——守护。

闲暇时间,王莉经常到公园走走,回忆起和大壮的甜蜜过往,那一天他践行了自己的职责:为了救一家五口人,他最后一个撤离。那一天,他的生命定格在31岁。

重建后的重阳塔她再也没涉足过。但每当结婚纪念日那天,她总是早早来到塔下的公园,绕着塔转圈踱步。一年一圈,两年两圈。今年已经是第五圈了……

新年主题词

倪道辉

一、笑容

日历掀起了鲜红的一页,岁月轻盈地打开了一扇新的门扉,新年的面庞呈现了,遍地的歌声和激情都飞了起来。

钟声清脆,那是新年阔大的呼吸;阳光灿烂,那是新年绚丽的色彩。那从傲霜斗雪的红梅,就那么从容、执著地绽放着微笑,让我们洋溢一脸春光,激起玉洁冰清的信念。

新年,带着永远相似的笑容,撩开了崭新的面纱,那光的福祉、花的香艳、山的壮美、海的情韵,一起向我们涌来。

二、希望

三百六十五页日历如同纷扬的雪瓣,飘飘洒洒地流连在昨天。

星空穿过时光的洗礼,站在了又一个崭新的地平线,升起心中的灯盏,遍地的星辰笼罩了风云激荡。

她是一切生命出自内心的独白,是我们向新日子报到时发出的铿锵有力的第一份宣言——

让我们以理想、真诚去诠释明丽的时光的不朽涵义,以干脆坚决的名言去修饰母亲的秀美容颜……

六、心愿

扯一片云霞裁衣,抓一把清风吹脸,沐浴新日子的亮丽,艳妍和洁净的心情自然是崭新的:

在寒冬中信守春天,在憧憬里珍重明媚。新的一年,更应以仁慈的心态去做人——

街市买炭,当体贴对方“晓驾残车碾冰辙”的艰辛;

人我相交,当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宽容;

恋爱居家,当怀一缕“南来北往两相当”的温柔;

厄运将至,当具“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气魄……

新的一年便应是这般的新面貌、新精神,才悟出成长的不愧与喜悦;

新的一年,便有了这般的新气节、新举措,方能不负岁月的修习与培植。

萌动的初春一再呼出青草的气

送不出的戒指

陶敏

消防战士的固有看法。原来他们不仅有沉着冷静的一面,也有铁汉柔情的一面。

拍完婚纱照后,两人手牵手走向婚姻登记处,拍照登记,五年的爱情长跑,终于画上句号。这时摄影师出场,准备给她们来个持证特写,只见大壮出其不意单膝跪地,变魔法似地掏出首饰盒,把钻戒递给王莉。这一刻,惹来婚姻登记处众多新人艳羡的目光。

王莉激动得流泪。正待接起时,街道上救护车、消防车的声音呼啸而来,此刻大壮的手机也适时响起,大壮迅速把戒指给王莉戴上,拿起手机接起:“速来公园门口集合,里面重阳塔失火有被困游客。”

简短两句话,大壮敏锐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王莉看到大壮严肃地接

露出来了,数不清的小鸟也飞来凑热闹,一边寻觅着地上裸露的食物,一边叽叽喳喳,为这雪日工地歌唱。

工地进度加快了,新年的脚步声更近了。产值超额实现,工程的节点目标提前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人们的心踏实了,也已提前进入了新年。有的人已开始计算着假期行走时间,脑海里浮现着与亲人呵护新年的场景,有的准备在工地过节,就提前把探亲房安顿好,为老婆小孩购置衣被。人们把工地、驻地边边角角堆放的模板归拢起来,把杂物垃圾清理得干干净净,把路边的积雪又扫了一遍,一切彰显着迎接新年的庄重与神圣。

那日新年真的到了,雪依然在飘落,工地上异常的安静,入口处大门上贴着载满喜庆的对联,挖掘机上塔吊上也红红的一片,人们的驻地却是空前的喧嚣,来探亲的老婆小孩欢笑声充盈着项目部,大红的灯笼挂满了彩钢瓦房檐,电视里声音调高八度传出喜洋洋的歌,职工食堂最热闹也最忙碌,原本少言寡语的同事成了嘘寒问暖的兄弟,赶来探亲的妻女相互一个照面就如同亲姊妹,人们围桌在餐桌前,包着新年的饺子,嚼着新年的话语,蓝天下白雪映衬下更加绯红,与大红的绒衣、酡红的塔吊组合为一抹靓丽的红。

工地上的雪被繁忙的脚印、车轮踏碾得逃遁了,黑黑的大地

工地新年来

方成龙

下大雪了,新的一年快要到了,工地更加活络了。

雪覆盖了通往工地的路,不知是谁已早起清理,残留的花朵般的雪也已化为一地潮湿,伴着青灰的道路,笔直地伸向远方的工地。人们轻快地行走,不去留意脚下的潮湿,也不去观赏两边的雪花美景,心底里填装的是满满的工地。

工地上一片白茫茫。开挖的基坑已被雪盖得严严实实,只有从起伏褶皱里才能隐约看见黑黧的土地,才能辨识出开挖的大致方位。基坑边搭建的脚手架上也堆积了簇簇白雪,经太阳斜射,晶莹剔透,似乎一触碰就飘落。那静静横卧的挖掘机也是雪衣披身,长长的大臂上积满了雪花,仅有驾驶室玻璃窗晃着光,似一双期待的眼睛。远处矗立的塔吊身柱上挂着的操作舱、人门手把上也堆积着白雪。

对工程人来说,新年是个“硬杠杠”,新年前工程节点实现了,一年的目标完成了,就像农家储满了秋天丰收的颗粒,这一年才算圆满才有回味,才能欢欢喜喜辞旧年迎新年。这不约而同的一场雪唤起了人们新年的思绪,也点燃大家迎新年的激情,

春香是我大姐,大我八岁。很小时就听家人说,在我们之间还有个二姐叫荷香,但因病夭折了。小时候父母忙于生计,就是大姐带着我。我和大姐的感情很深,又是一对“欢喜冤家”。

因为家境贫寒,大姐没有上过学。我出生后,还不满十岁的她就承担起看护我的责任。有一年冬天,父母都到离家五六里外的大型水利工地上挑方挣工分。我在家不停地哭闹,大姐就吃力地抱起我,去工地找母亲。到了工地,看着黑压压的一大片民工,大姐边问边找,有几次差点儿被人群中散落的土窖绊倒,好不容易在人群下找到了母亲。看着在母亲怀里停止了哭闹,贪婪吃奶的我,已经累得大汗淋漓的大姐开心地围着我们又蹦又跳。

从小我就喜欢黏着大姐。为了能帮着家里,大姐十五六岁就跟着父母亲到生产队上挣工分。没有人陪我玩,我就老缠住她,她挑担子干活,我就拉住她的担绳赖在地上不放手。大姐好说歹说都没有用,直到父亲拿着小树条大声呵斥,我才松开担

春香大姐

潘万宝

绳开溜。尽管这样,大姐只要一息担子就不顾自己劳累,带着我玩。那时候因为我的胡搅蛮缠,我们两个人弄急起来也打架,但只要被父亲知道了,挨打的肯定是我。我是越被打越不明白,为什么不管谁对准谁,父亲总是打我?稍大一点后我才知道,原来,大姐和我竟然是同母异父姐弟。我理解了父亲的做法,也更敬佩父亲的伟大!

大姐二十三岁那年要出嫁了。婚礼当天,家里来了好多亲戚,大家忙得热热闹闹,我却始终打不起精神。大姐一边忙着招呼亲戚,还时不时瞄一瞄我。按照老家风俗,下午吃过圆子茶,我就要随着迎亲的亲朋一起送大姐去婆家了。送亲的途中要过一道几百米宽的向阳河。大姐接亲和送亲的亲朋坐在船上吃着喜糖,有说有笑,只有我和大姐默默地



冬日滩涂

李昊天 摄

随园
SUUYUAN

责任编辑·柳再义
投稿邮箱:jsrgb_liu@163.com

女孩的古董(外一首)

王一萍

她数着星星和人间的荒芜
她窃听了白云和蓝天的私语

远方的棉絮里藏着旧古董
忧伤的雨水飘落
乡下的老屋,和年老的乡亲一同醒着
她的双脚,沾满泥土和稻粒

拨开云雾和沧海,双手生出露珠
一朵野蔷薇插上孤独的鬓角

在成为古董之前
它是乡下老屋里一只寻常的瓷器
在风沙里,它不能哭泣

她望着——
它婉转的笑容,一步一个脚印
在它的体内,缓慢行走。

旧房子

进入一段新的时空
我喜欢在黑暗降临的时刻
用摸索的方式打开柴门
旧房子像黄昏一样暗哑

它是一株曾经诞生过的胚胎
重新回到了母体
老人们绕过脚底的蛛网
孩子们翻越它的墙垒
铁一般的时光从胳膊上缓慢下沉

我重新听取它
当青色的老瓦被一块一块地揭开
我知道静寂不是它的过错
一尾鱼在露天地上张开大嘴

雪从天外来(外一首)

陈明侠

如一场盛大的爱情
不期而至,我欣喜若狂
又害怕这是一场白色的谎言
我想退缩或逃避
你却堵住了所有的路口

需要冷一些,再冷一些
冷到足以把我的热情降到冰点
冷到你不再是水火冰炭
——多么好呀
我在你的世界,你在我的视野

黎明的湖边

见秋

石潭

也是一种风情,也许炼成风骨。
和时针初恋一样依存,与北方对峙得露底的赤膊亮胸
能够扎根山头高峰
这都有形于内心停不下来的向往
挥挥指尖可以把北风摆弄出一场松涛
还可以把云朵拿捏如星辰和露珠
他于烟雨亭下散着阔叶
你在长城内外修行成松
当然一定会会有归期,松间明月
“逝者如斯夫”

活着时,像一位得道的高僧,从不声张
唯一的破绽,在身子骨里
收留了太多的故人

息,泥土的芬芳在肌体中流动,恍如环佩叮当,被阳光碰响春雷般的召唤,击溅出蓓蕾欲绽的理想。

日子,就在如歌的行板中,倏然而过。

踩着新年的边缘,人人都拥有一个新的起点,以明媚的心情放飞葱茏的诗意。

五、憧憬

新年轮的鸽羽已翱翔于苍穹和大地之间,崭新的对联已展示着涨红的脸颊和执著的憧憬;

目睹新春的花瓣正争相斗艳,岁月的曙光正绚丽璀璨,散发出暖人的温馨和欢乐;

那弹奏着强大生命力量的旋律,是血的奔流,心的欢跳和希望的喷涌。心头,合成一支清脆动听的交响乐曲,飘逸着新年明媚的时空,游弋着新年祥和的经纬,充盈着新年每一个灿烂的日子。

她是一切生命出自内心的独白,是我们向新日子报到时发出的铿锵有力的第一份宣言——

让我们以理想、真诚去诠释明丽的时光的不朽涵义,以干脆坚决的名言去修饰母亲的秀美容颜……

扯一片云霞裁衣,抓一把清风吹脸,沐浴新日子的亮丽,艳妍和洁净的心情自然是崭新的:

在寒冬中信守春天,在憧憬里珍重明媚。新的一年,更应以仁慈的心态去做人——

街市买炭,当体贴对方“晓驾残车碾冰辙”的艰辛;

人我相交,当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宽容;

厄运将至,当具“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气魄……

新的一年便应是这般的新面貌、新精神,才悟出成长的不愧与喜悦;

新的一年,便有了这般的新气节、新举措,方能不负岁月的修习与培植。

萌动的初春一再呼出青草的气